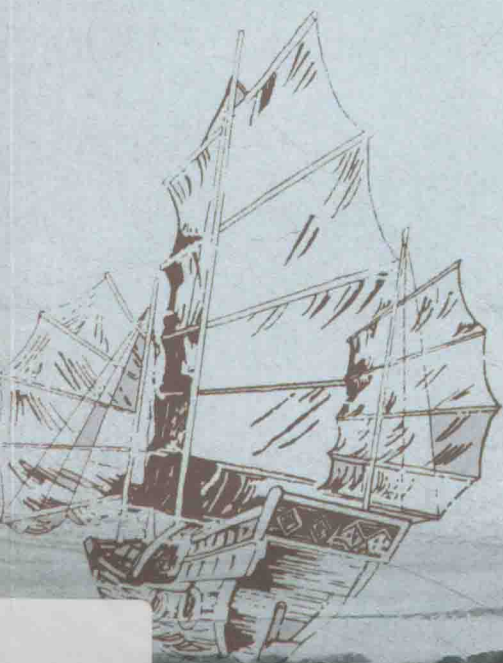


第二辑

闽台文化研究集刊

MINTAIWENHUAYANJIUJIKAN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第二輯

闽台文化研究集刊

MINTAIWENHUAYANJIUJIKAN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 编

何绵山 李正光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文化研究集刊. 第2辑 / 何绵山, 李正光主编.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15-4920-9

I. ①闽… II. ①何… ②李… III. ①文化史—福建省—文集②文化史—台湾省—文集 IV. ①K295.7—53②K2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824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南平市武夷美彩印中心印刷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405 千字 印数: 1~1 100 册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全台赋》研究	青 水(1)
菽庄吟社与《菽庄诗稿》	彭一万(23)
闽台文学交流述论	李正光(40)
简述近现代福建著名作家的乡土情结	练德良(48)
试论清代福建文人画与台湾画坛	何绵山(56)
林纾与近现代之交的闽都戏剧	邹自振(72)
试论外省人在艺术方面对台湾社会的贡献	师月怡(80)
台湾“宋江阵”探论	周传志(99)
闽台信仰文化增强民间弱势群体自信	陈榕三(112)
闽台民间信仰与两岸关系的互动	林国平(128)
福建佛教民间俗神僧伽信仰	李玉昆(142)
试论民间信俗文化在闽台交流中的新态势	远 山(151)
试析闽台庙际关系的多重形式	范正义(170)
台湾关帝信仰的兴起与发展考论	连罗坊(181)
试论福建教育的特色	杨文新(208)
闽台商贸关系浅探	林 阳(213)
论闽都文化	赵君尧(220)
福建金石的遗存和价值	石 牌(227)
从军家到客家:“武所”民系融合的实证研究	练建安(253)

乾隆福州名士郑光策理台建言述评·····	林 怡(261)
闽台祖地光州固始与北民南迁刍议	
——兼议客家认同的标准问题·····	戴吉强(266)
浅谈闽南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海外·····	何 池(274)
清代以前大陆在台湾的经营与建置探略·····	俞小蓓(282)
台湾地名、“冠姓地名”与“冠籍地名”研究 ·····	孙英龙(293)
《闽文化》中英文对照翻译教学的跨文化研究·····	谢燕华(301)
我与台湾行郊、寺庙与古迹史研究 ·····	卓克华(309)
地域音乐史研究的突出成果	
——评孙星群先生《福建音乐史》·····	无 为(322)
后记·····	(328)



青 水

在中国文学百花园中,赋作为一种文体,曾经在汉代繁荣一时。其后虽然风光不再,但赋的创作仍连续未断,而且越过海峡,在台湾扎根、长叶、开花、结果。由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许俊雅主编的《全台赋》(影印集),分为上下两集,由“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于2006年12月出版。该集子收入了台湾几乎所有的赋文,共200多篇,其中鸾赋约40多篇。在内容和艺术方面,台湾赋有其独特的地方。

一、《全台赋》中文赋的思想内容

(一)状写台湾形胜

为叙述方便,特将有关台湾形胜的赋文分为两组。一组包括三篇《台湾赋》、两篇《台湾形胜赋》,及《台山赋》、《台阳形胜赋》、《三山赋》各一篇。

这一组赋所表现的内容如:(1)叙说台湾的历史。台湾在洪荒之时,就已孤悬海外,人迹罕至,有“原住民”在此居住活动。明代三宝太监下西洋曾避风于此,曾一本、林道乾、颜思齐等都在此活动过。曾为荷兰人所窃据,后其被郑成功驱逐。郑氏在台建行政,开方镇。清初命将出征台湾,郑克塽降清后,台湾为清朝行政辖地。这说明,台湾早就是中国的领土。(2)叙说台湾的地理。台湾地脉:“发于闽峤,势自成其宠崙。”(张从政《台山赋》)台湾之山,“祖龙省会(指福州)五虎门束,沿江(指闽江)入海径渡关潼,突起鸡屿”(王必昌《台湾赋》),而台湾的大武、木岗、玉山等都是其延伸。从而说明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地理上是一脉相连的。台湾是祖国“东南之保障”。(3)叙说台湾岛内形胜。东部有龙潭、猴洞、罗汉山诸胜,西部有安平镇、鹿耳门、鲲身、36屿诸胜,南部有凤山、龟山、打鼓山、六根庄、岗山、淡水溪、弥陀山、观音山等诸胜,北部有金包、玉山、火山、纱帽山、东西螺、南北投、虎屋溪、鹿子港等诸胜。岛外的澎湖则有雁净屿、金鸡屿、花屿、香炉屿及36岛、55湾等诸

胜。许多胜景或高耸插汉,势欲吞天,如吞霄山;或似丹凤飞临,如凤山;或似蛇蝎盘纤,如蛇山;或屹似菩萨,如观音山;或似落伽老佛,如老佛山。说明台澎不仅形胜数不胜数,而且千姿百态,各显奇秀。

另一组赋文包括《鼓山赋》、《凤山赋》、两篇《龟山赋》、三篇《澎湖赋》,以及《红毛城赋》、《赤嵌城赋》、《新店赋》各一篇,写台湾各地方的形胜。鼓山有屿如石塔凌空,或如石佛趺坐,山曲径通幽,峰高插云汉,月夜则海曲村村渔火,沙洲点点平荒。俞大猷追寇于此,荷兰人故宅尚存。凤山高凌霄汉,形如凤凰飞下瑶台,石兼五色,四季景观各殊。龟山之形似龟,昂藏于波涛之间,“尾摇曳而若伸,足蹒跚而又止。苍松郁其文鳞,皓石连其贝齿”。(黄学海《龟山赋》)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仿佛是一只爬行在波中的活海龟。澎湖岛屿星罗棋布,有50屿、36岛、55澳,山山相抱,水水相环。海产丰饶,有砗磲、玳瑁,品价超过珊瑚、玛瑙,还有红鲎、紫鲈、白鲷、花螺、石砺等。而澎湖又处在台海之中,地位十分重要,是全闽之干城,台湾之门户,海国之屏藩。这一组赋文都专写一个地方的形胜。两组赋文的叙述和描写,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宝岛。

(二)盘点台湾物产

上述两组赋文,都对台湾的物产有不少叙述和描写。台湾的矿物有金、硫磺等;海产除鱼盐之外,又有香螺、花蛤、虎鲨、白蛭、麻虱、龙虾;树木有土杉、楠笋、水松、竹等;水果有荔、柿、猴梨、婆罗、番槎、西瓜、牙蕉、凤梨、菩提果、释迦果、金铃桔、槟榔、椰子等;花有荷、菊、梅、绣球、素馨、茉莉、七里香、水仙、刺桐花、蝴蝶兰等;草有水藤、通草、芦苇、香茶、齿草、茜草、含羞、荖草等;飞禽有画眉、鸚鵡、鸚哥,然而有鸚而无鸚;走兽有獐鹿麋鹿、山马野牛,然而有豹而无虎。由于台湾土壤气候的特殊,荷花、菊花均开花于迎年之时,草在末春之时即已先发,凌冬不凋;西瓜在元日即可成熟登盘。这是内地少见或不曾见到的。

周于仁的《文石赋》则叙写了澎湖的特产文石。这种石世界上除意大利之外,唯澎湖才有,其文可贵,是一种稀有的珍品。

(三)描写大海

台澎四面环海,海成为文人作赋的一个选题。《全台赋》中有5篇赋写海。周于仁《观海赋》,写海洋森森,浪涌千峰,风激如霖,摇星眼迷。“觉畴昔之言海,不啻乎管窥而蠡测。”因而深有感受:看到海之大,海之深,能够使人虚心,有包容一切的度量。并进一步感到,如果推此理从政,任何大任都何难担当。

张湄《海吼赋》,以亲历所见,写海吼发生时,势如“鞞鞞四起,荡潏八垠,冰崖崩裂,铁骑群奔”,声如“掣金镛于山谷,摆雷礮于乾坤”。仿佛饕蛟相斗,猛虎咆哮。使楼船碎没,商旅绝航,鬼哭人哀。作者把海吼写得声势浩壮而骇人。

施琼芳《海旁蜃气象楼台赋》，写海上蜃气形成幻影似人间楼台的景象。使人产生疑空疑色之想，于是“悟得三千世界，多镜花水月之观”。因而觉得与其吟咏楼台气色的空幻之诗，不如写寰海澄清之赋实际。反映了作者鄙虚求实的人生观。

定洋《招宝山望海赋》，借王生与客登山观海说古谈今，以万世事无往而不复，“盛极必衰，穷极必反”，指斥当时台湾当权者像“鬼方狂寇”，“为民害而剥肌肤”，“终难逃失天讨与天诛”。转而言及登山观海之主客二人，虽然“手不秉钩，身不当局”，但“无非无是，无荣无辱，飘飘乎九牛之一毛，渺渺乎太仓之一粟，曷不借沧海以为杯，招嫦娥而侑曲也”。此文作于1921年8月15日，显然是作者借观海而反映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残酷压迫剥削的强烈愤恨，表现了作者不满和无奈的心态。

(四)述说台湾风俗

林谦光的《台湾赋》、屠继善的《游琅峤赋》、康作铭的《琅峤民番风俗赋》都叙及台湾的风俗。林赋写“原住民”衣饰风俗：文身黑齿，满头花草，耳挂木环，披短衣以藤作带。屠赋写“原住民”“袒裸成群”，女不纺织，男不菽粟，兽皮为衣，竹圈挂耳，病不就医而求神，葬不以棺堆土，未知正朔。康赋则写“原住民”编茅为屋，餐多用黍，“岁时以芋酒为欢，婚嫁以布棉相许”，涅臂雕题，“或珠贯牟尼，或尾簪雄雉”，“口满槟榔，掀唇涅紫，逞强恃悍，呶呶不肯让人。以有易无”。这些描写，都说明当时“原住民”住地尚未开发，其生活风俗，凡处于原始状态。

对于到琅峤开垦的汉人风俗，《游琅峤赋》中亦有所描述。说这些汉人“非粤则闽，性情敦笃，村落零星，牛车陆续，不事诗书，徒知畚耨”。男女皆辫发跣足，清明祭祀，婚嫁以酒、布、槟榔相赠。从这些零星描写，可见闽粤人开垦生活的艰辛和清苦。

(五)抒写春情秋思

文人多善感，面对春花秋月夏雨，不无有感而发，吟诗作赋。在《全台赋》中，此类文赋有10多篇，洪弃生一人就有11篇。其中《春思赋》、《春阳赋》写闽人春恨，《春城无处不飞花赋》写花飞满城，春已老而游子犹未归，显露惜春之情，也隐含青春易逝之恨。《惜花赋》写绿怨红销，芳时易过，好景难留，春梦难成，荡子不返。虽写惜花，实表现女子怨青春易逝之情。《春园赋》写游春园赏景消愁，《春日望远赋》写闺人春日思念远方伊人，《春日对花赋》写游子春日对花思念闺中之妇。两篇《寒梅著花未赋》则因见梅而抒写游子思念家乡之情。对春对花而思人念乡之赋如此之多，作者可谓多情善感。而思人望乡之中，或许深有所寄。施琼芳《钱春赋》题为“钱春”，实借钱春表与友钱别之情，故其中有“旧梦莺花，望云天以何处？前盟风月，叹萍水之无踪”之句，而末则以“花催羯鼓，记否从前？漫云渭树江云，今朝脉

脉,须信宋风谢月,此会年年”作结。旭初《莱园春游赋》写莱园游园雅聚、畅饮和吟啸,末后有辞:“海山兮苍苍,禾黍兮油油。孰知我悲兮,请与吾子同忧!”而和者之辞为:“春服既成兮宁赋无衣,春物芳菲兮宁歌采薇,夕阳忽其西匿兮指平旦以为期。”此赋作于1919年,考其辞意,隐含哀痛亡台而期望复台的思想。

冬至《秋月赋》写秋月相映。“秋得月而清佳,月当秋而明净”。在作者看来,秋光与月色相得益彰。杨辅成《感秋赋》写感秋,毋宁说是悲秋。既写深闺少妇因秋兴起思念远方良人之情、迁客骚人离乡去位之悲,又写久戍军人思乡之慨。而作者也因秋慨叹自己壮怀未遂,“脱颍无由”。期望“秋阳放彩,旭日流红,林霭齐散,桥霜渐融。使世间礼臣贼子,匿影潜踪;愿天下义士烈士,卧薪尝胆,发奋为雄”。此赋发表于1940年11月15日台湾《风月报》。见出作者对当时日据的台湾社会现实深有不满意而有企待,故篇末有“行见秋水杨花,拔濯破三层逆浪;秋高奋翻,扶摇乘九万里长风”之句。吕溪泉《秋霄偶感赋》亦是悲秋之作。作者借悲秋以抒愤,愤“世道沦亡,生灵凄惨”,痛“人情之日非,念圣德之幽暗”。“孰知溷世未清,苛条已备。屈豪杰于林泉,擢愚蒙于上位。义士潜逃,谗谀得志。顾影凄凉,徒叹息而怀思。”此篇发表于1932年1月15日台湾《诗报》,文中充满强烈的愤懑之情,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统治台湾的残酷,点出当时台湾社会的黑暗。

(六)借古说理抒情

此类赋多借古以抒情寄意。曹敬《止子路宿赋》中的故事见于《论语》,说子路与孔子相失于途,子路寻不到孔子。日暮,子路踌躇之际遇荷蓑丈人。丈人留子路宿,以鸡黍相待,引两子见子路。次日子路辞行,见到孔子,并告以夜宿之事。孔子认为丈人必是高士,命子路返见丈人,而丈人已远去。作者演绎此故事,意在说明草野之人尚知爱士,而当权者却不识贤,使孔子师徒落拓穷途。《濠上观鱼赋》说的是庄子与惠子在濠上观鱼故事。庄子与惠子围绕人能否知水中鱼乐各发议论,庄子认为鱼乐于水乃其自然本性。作者演绎此事说明庄子达人,物我相忘,故知鱼乐。“物编发发,人自怡怡”,人不为世网所拘,自能浩荡天怀,视富贵如浮云。显然,作者是借故事以抒发其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严子陵钓台赋》中,作者赞扬严光的明智与高风,不居庙堂而甘隐逸,实际也显示其不屑富贵而优游自在的人生态度。《兰亭修禊赋》则据王羲之《兰亭序》的内容,加以描述,表达出作者对此“千秋韵事”的向往和钦羡之情。《拟鲍明远舞鹤赋》以鲍照的舞鹤故事为仿,写鹤之情、之形、之趣,未舞时超欲之姿,飞舞时摩霄翱翔之态,“不同飞燕,绝异鸣鸠,比鸡摩类,拟鸢不侔,胜惊鸿之戏海,笑孤鹭之随流”。“倦游下立,尔时倍觉欲仙,是盖为品甚高,适情则喜。忽集忽翔,或飞或止,莫不任其性其情而纵驰。”这些描写,实际是表现作者自我的性情、自我的心态,所以篇末几句“漫笑骨癯形瘦,难穷云露千层,请看羽满毛丰,度得鹏程万里”,直露了其不凡的抱负。《陶渊明归隐赋》是把陶

渊明《归去来辞》内容稍加演绎，赞赏陶渊明不甘折腰，辞官归隐，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实际已寄托了其情性。《淮阳背水出奇兵赋》赞扬韩信善出奇谋，背水一战，以险着败赵兵而取胜。但作者本意在于善用兵不可黷武。故篇末说：“设背水则施谋太险，难作常经。善出兵乃黷武所归”，提出“当修文具”的主张，期望清朝“威行德布，海邦纳贡，咸怀脱剑之风”。《王景略谈时务赋》写王猛面对桓温纵论时务，作者称其纵论时，“指事类情，了如指掌。审时度势，欲动须眉。”“论其才德，固非诸葛匹俦。听其谭言，已动桓公爱慕。”但作者真意是在期望朝廷能够纳用有才德之士，所以篇末说：“君惟愿效唐虞，臣则思追伊傅，所以世定时清，咸鼓腹以康歌。上恬下熙。”表达其濡笔而作赋动机。

洪弃生写有此类赋8篇。《庾亮登南楼赋》写东晋庾亮出守武昌，公余之日，招引知己，于月夜登上南楼观山观水，飞觴饮酒。篇末作者写道：“逐令后之过者，仰其浪迹之无份，而思其豪情之不浅。”从而表露了作者作此赋之意旨。《唐明皇宣李白赋清平调赋》写唐明皇召李白入宫作清平调词之事，主要是赞扬了李白无与伦比的诗才。《刘阮同入天台山遇神女赋》写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神女与结婚姻，然而人仙有隔，未了俗因，回来之后再寻业已无路，空有相思。显然这故事乃传说而已，故作者在篇末说：“故事传闻，统徬瀛洲之外；后人寻胜，苍茫云雨之间。”《桃花源记》主要依据陶渊明《桃花源记》内容稍加推衍。虽无新意，但可看出对桃花源境界的向往。《班固燕然山刻石赋》先写汉军出关大败匈奴，班固作文纪功，汉军奏凯班师。次写班固雄才壮志，学乃兄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宪出塞。继写汉军奋战，大败敌虏，班固在军中参与决策，终于平定虏地。乃濡笔为文，勒以科斗之字于碑石，树于燕然山之上。作者以充满激情之句赞美：“远望山上，霞飞而苍翠万重；高出世间，日落而岩峣千尺。狼毒虎贲之队，独吐雄才，冰天雪海之区，永存片石。”及至后世，犹有访古探奇之人觅得此碑，喜见“古刻如斯，抚螭头而犹故。”作者不禁兴起思古之情写道：“昔日棍枪落后，可曾虏众摩挲；当年碑碣，立时应有神灵呵护。”因而赞美此碑“龟鼉长载奚如石鼓之文”，必能垂之千秋。显然，作者此赋，既赞美班固投笔从戎立功，又赞美其为文纪石垂誉千古，以表达自己向往之情。《虞允文胜金人于采石矶赋》先说采石矶败敌之功，可比岳飞败金人于朱仙镇，黄盖败曹兵于赤壁，写出此功意义的重大。次写虞允文一介书生奉命犒师至采石矶，时金兵南下，宋军溃败，战无主帅，形势危急。虞允文乃权变挺身而出，组织溃散将士，指挥战斗。作者满激情地描写了这场战斗：“藏小港之精兵，收取光州之溃卒。黄云压阵，料敌将之必摧。白练横空，挥官军以直出。则见丹阳湖浪沸砰礲，采石矶波起崢嶸。矶头则万矢竞飞，矶畔则千帆奔轶。太湖水赤，风云助其暗鸣。彭泽涛红，潮汐生其咤叱。”作者称扬这场战斗胜利可比“韩蕲王捷于黄天荡”、“刘开府胜于皂角林”。此文作于甲午之战清军败衅之后（甲午十一月十七日），作者深以“海岛时患蛟鲸，四夷不能无事，五大或且渝盟”为忧，故在篇末期望清廷“崇儒重道，讲武训

兵。安得我辈如云，奋袂而驱越甲；大军如虎，扬戈而扫妖枪，无异虞子威伸宋室。气作长城，使一世之人不敢诋其措大，千秋而后夫且景仰经生。”这才是本文的主旨。洪弃生另有《李白春宴桃花园赋》、《李白春宴桃李园赋》，是作者依据李白《春宴桃李园序》内容，加以想象推衍而成的。两篇都写春宴桃园的情景，表现李白与诸弟游春园之乐和宴饮吟诗的逸兴。但一篇以写李白为主，另一篇则写李白与众弟同欢乐。

徐钦德《十八学士登瀛洲赋》则以唐太宗善于揽才为题材，写太宗为秦玉时即注意吸引英才，房玄龄、杜如晦等称十八学士，均为其所用，成就其帝王之业。“厥后相雨卿云，半出坐中佳士”。作者认为“此李唐所以崛起，而贞观所以足慕也”。可见此赋非仅颂扬唐太宗，而是希望朝廷效法唐太宗，故文后有“博选儒林，宏通贤路。覃恩则药榜诞登，多士则蓬瀛共步。迈吐三握三之雅，简策生辉；追辟四明四之隆，栋梁悉具”等句。

（七）论学

施琼芳《广学开书院赋》，先说书院的功能，是“教助胶庠，化隆礼乐，既比金陶，更同玉琢”。书院是学子读书之所，“朝弦夕诵，拟梁代读书之台”，“终朝把卷，快师弟之吟槐”。次说书院教与养并重，“礼严四勿，聘鸿儒为模范。学助三余，业精于勤，毋荒毋怠”。要求学子广学：“合虞、夏、商、周之学，名异实同；统关、闽、濂、洛之修，规行矩步”。并要求“衡文考德，秉月旦以至公；型俗训方，美风声之克树”。最后期望：“此日梨花秋院，吟三更灯火之诗；他时杏苑春风，传五色日华之赋”。钟天佑《庚寅恒春考义塾赋》，是写恒春于庚寅岁（光绪十六年）举行的对义塾进行考课的活动。赋中表明了考课的意图，描写了考生应试的情况，要求考生各自尽心谋篇作文，认为主考必能披沙求金，无私甄拔。期望通过考课，“造就才高德裕”，使恒春“文风丕振，文运恢张”。这两篇赋，前者说办学，后者论考课，都期望为社会培养英才。

曹敬《业精于勤赋》则以韩愈“业精于勤”的名言为题论学。说韩愈之所以“能起八代之衰，而永建千秋之业”，在于勤学博识，既批评了“十寒一暴”、“浅见寡闻”的人，又举通儒董謁、名士长君及孙敬、苏秦等事例，说明学业之精在于勤在于专。并以“惟患难精，君相之知何愁不遇。此日南齐江泌，频攻映月之书；他年西蜀相如，愿献凌云之赋”勉励学子。丘逢甲《穷经致用赋》，主旨在于阐明“致用”必须“穷经”，而“穷经”则为了“致用”。赋中以汉代董仲舒为例：董仲舒（因曾任江都相，故称董江都）有志办学穷经。“半窗月白，一盏灯红。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作者认为力学穷经才能致用：“读书人作宰相，不离正名正分朝仪；居官者有大儒，何疑家事国事天下事。”最后勉励后学：“士如有志，岂容务博而荒；人待出身，毋致操刀所误。将见研经入选，恒存捧日之心。旋大用有期，直上凌云之

赋。”曹敬《种蕉学书赋》写唐代怀素和尚勤学书法，因缺钱买纸，乃遍植蕉树，取蕉叶学书，终成书法名家。故此赋亦在于说明，人能勤学，必有所成。

（八）讽刺邪风陋俗

清代咸末年间，朝廷为应付年需之急，允许民间用钱买文衔买官职，于是不才无文者用钱输捐，或得官或得衔，竖旗挂匾，自荣自耀。对此，宜兰人李逢时（拔贡）痛心疾首，写有《铜贡赋》一文，讽刺此种歪风。开篇说：“有学生自福州来者，其名曰铜。曾进财于榕省，夸好货于兰中。匾额则字镌圣旨，头衔则名厕学宫。鱼目混珠，罗汉脚何仿诓骗；蟒袍耀彩，光棍皮亦算威风。”作者揭露这种人，“尿气塞胸，一丁之字全然无知”，“玷辱斯文，捐来一个空衔”，“若乃闻其名，则非贡生廩生增生附生增生之列；更就论其品，又非思贡优贡拔贡岁贡庠贡之伦”。并讽刺这种人“摇头摆尾，果然衣袖生风；吐气扬眉，那晓声名败露”。为此，作者在篇末写道：“安得不为斯文扫地而兴悲，爱集俚句而作赋也哉。”从而揭露晚清时代的政治腐败，指出科举制度已受到铜臭严重的腐蚀和破坏。

日据时期，一些文人以辛辣之笔，讽刺和揭露了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污浊不堪的社会种种怪现象。仰霄《赌鬼赋》写许多人沉迷于麻将和牌九赌局。“白叟黄童，群聚一室，共入个中。”“聚精会神，卜兼以昼夜。”一局告终，败者则“千金荡尽”。“乃典质乎物产”，“卷土重来，又三战而三北”。“无颜见江东之父老，何面对室内之儿妻”，终于投水自沉。作者深恶痛绝地揭露了赌博之害，规劝人们：“曷若鎔金铸史，乐诗书于春夏秋冬。奚必数白论黄，决胜负于东南西北？”

赖献瑞《胭脂窟赋》则讥讽和揭露妓院的丑恶。鸨母贪财，以妓女之色艺诱客，嫖客则贪色散财。“月夕芳情，客攀野外之花；春宵啼血，谁悯笼中之鸟？”表达了作者对深陷于胭脂窟中妓女们的同情。

郑坤五《假诗医赋》讽刺假冒诗医的可笑可怜与可恶。假充诗人者“其实皆属旧诗门外汉”，“虽臭亦作”。作者讥之“虽云可笑，却也可怜”。假充医者，难医一己之病，却大言不惭。“操不仁之术”，“用误人之药”。作者责问他们：“旧诗枉断”，“试问平上去入何知”？“有何处方”，“解读望闻问切几个”？“已不能作人世之药石，又何忍作诗界之赘疣”？讽刺得十分犀利而凌厉，见出作者对此种假冒之风的强烈愤慨。郑坤五《狺放屁赋》和《放屁狗赋》，则对妄发谬论及妄评文章优劣者进行讽刺。说他们是“助桀非为，吠尧有意”。“忽肠鸣之无端，若出口之不啻。但求上气接续，不妨遗臭大千。”揭露这种丑恶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呼朋引类，成群结党。或招来晋殿巨狗，或连盟岭南猺獠。乱吹乱吠，或来或往。举起尾巴，爆裂弹中敌雷鸣，机关铗炒豆声响，吹上骚坛”。说他们的谬论妄谈，“指导有人，改变无日。亦有以德报怨，丧尽天良。亦见隔花吠影，全无事实”。从而揭露其为人作伥、无风作浪的卑鄙，故作者称之为“狺”为“狗”，并嗤之为“放屁”。作者期望一旦“既

遇燕市武阳,又逢屠门樊吟。指日妖气肃靖,浩荡春风。此时文坛奏凯,扫除屁话”。但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作者的愿望,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古先《某大出殡赋》(上、下)两篇,系仿效唐杜牧《阿房宫赋》之体,对铺张丧事靡费出殡进行讽刺和揭露。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写出殡行阵规模之大,花样之多。对此,他写道:“嗟呼,同一人之死也,富者爱纷奢,人亦知其家。奈何得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助丧人之人,多于南门外之车夫;架轴之竹,多于银行会社之女工;吊旗吊轴,多于草地店仔之卖品;送丧吊客,多于监狱之犯人;乐队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欲过不得过之人,不敢怒而欣羨。”如此排场,丧事几成喜事,作者不禁讥讽说:“丧主不暇尽哀,使室人哀之而自顾大出殡事。室人哀之而不尽礼,而亦顾自发落丧事,则大出殡者非丧事也。”从而批判此种大出殡,指出其不仅在形式上铺张浪费,而实际上并没有尽哀尽礼,是丧家的生者在炫耀自己的阔绰,而非真心地追悼死者。

陶醉《假曲唱惨落喉赋》讥讽戏曲易一种怪现象,即以假曲唱京腔。作者揭露说:“曲原杜撰,调本弹簧。逢头是道,出口成章。大擂大吹,疑四平之健者。”“南北交加,疑大破布班之斗胜。更有声嘶破锣,嘴兼羯鼓,合唱莲花之歌。小变蕃薯之调,满口假京腔。乌里胡涂,几句生番话。”作者讥讽唱假曲者“伸喉挽颌,摆架等正港之先生;拌耳摇头,扑拍逊戏馆之猪母。诚一时没字之碑,为千古盲词之祖”。这种情况,正反映了台湾与大陆隔绝数十年后,其拥有的中华文化已多多少少失去了原汁原味,人们已分不清是真曲或假曲,难怪出现“歌者藐藐,听者津津”的怪事。这种怪事也并非出在曲艺上,所以作者在开篇就满怀气愤地直言:“事都是假,曲何必真?”从而间接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正统文化的肆意摧残。

总之,在这些赋中,让人们可以看到,在日据之时的台湾社会,充溢着赌、嫖、淫、胡吹、假冒等恶浊风气,摧残了台湾人民的仁心。

(九)庆贺与哀吊

陈授时《恭贺新禧赋》发表于1923年1月1日《台南新报》,文中写了人们“共仰履端之景象,欣知燕贺之谦恭”等恭贺年禧之辞,说明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仍沿袭中华文化固有传统,庆贺一年一度的春节。但文中也充满了仁风远播、“共睦宸衷”、“物阜年丰,仁施德布”等谀美之言,反映了在殖民者高压下一些人被扭曲的心理。郑坤五《庆祝国府还都赋》发表于1946年5月4日,为庆祝抗战八年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而作。文中先写还都庆典的盛况,次回顾日寇侵略,国府转移于陪都重庆以坚持抗战。继写日寇暴虐野蛮,终于致败。作者以讥讽之笔奚落侵略者的愚蠢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大肆野蛮。不到水尽山穷,不解回头是岸。直教国破家亡,方悟天道好还。”“不知骄兵之所以必败,更昧黠武之必受灭诛。”既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残的本性,又指出其必败必亡的道理,也反映了台湾人民对祖国抗战胜

利的欢欣鼓舞的心理。

易顺豫《哀台湾赋》乃哀伤台湾之沦于日。作者先写甲午之战。“高门来瞰室之妖，华轩走受甲之士。战逾三北，感越千里。”清朝败衅之后：“天下无人，朝廷罪己。”在这种情势下，“盖上相一麾而全台遂委矣”。李鸿章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一挥笔之间，把全台放弃了。这使得台湾“鹿耳潜折，鲲身暗摧。赤嵌色沮，朱崖响聒”。有如山崩地陷。而台湾人民就像“放臣逐子，弃妇遗黎，莫不同声一哭，注下如縻”。作者对此不禁发出“噫吁戏乎悲哉”的哀伤。作者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包域外而无垠”，为何“乃不能庇尔二百余年食毛践土之族，不能荷尔四万万众此肩齐首之伦”呢？同时指出清朝海军拥有47艘战船，强过历史上所有的水军，可是，“倏兽奔而鸟散”。作者提出责问：“胡在我而皆顿，乃自他而廉沮？”接着作者指出，台湾被割之后，“亦有汉家飞将，殷墟义民，鲁阳短戈，妄思回日；仲连只矢，阴谋却秦。效死之愚不移于绝地，背城之志可质于神明”。台湾人民在刘永福等率领下，曾为挽回台湾与日军作殊死的战斗。但是却得不到清廷的支援。“徒以粮尽援绝，兵单守分”，以致造成“申胥无可哭之路，李陵无继进之军。冤云压垒，毒雾速屯。龙蛇昼哭，猿鹤宵奔”的惨局。作者把台湾之沦失，归咎于清廷的懦弱无能，战败割台，人民起而抗日又不敢支援。作者哀叹台湾“城郭则是人民非兮，风景不殊，山河异兮”，结句“遇一哀而出涕”，表达了其个人，也表达了台湾人民无比的哀痛。

杨浚两篇《澎湖吊古赋》，主要凭吊明末鲁王曾经卜都于澎湖的故事。写明亡之后，鲁王朱以海以监国之名于浙江绍兴举兵抗清，辗转战于台州、舟山等地，后于己亥之年(1659)退入澎湖，壬寅年(1662)死于台湾。其后郑克塽降清，宁靖王自缢，抗清势力终于消亡，“海氛乃敕”。澎台入清版图之后，经过开发经营，“毗舍都成沃野，骑长鲸而通市舶。椎髻胥乐春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当年抗清故事已成陈迹，只供过客凭吊而已。作者吊古之余，不禁兴起“潮汐空还”、“沧海已尘”之叹。

(十)其他

此类赋多游戏之作。如林锡牙《秋千赋》写佳人作秋千游戏，又如《钟馗捉鬼赋》(作者不详)写钟馗奉天帝之命捉鬼之事。曹敬《竞渡赋》则写台湾端午时龙舟竞渡情状，可大陆此风早已传及台湾，两岸同文而同俗。

综而言之，仅就《全台赋》中的赋而言，数量相当多。作者或为大陆之人，或为大陆作宦台澎者，或为台湾本土文人；其所处时代或为清代，或为日据时期，或为台湾光复之后；其所任官职，有府学教授(林谦光)、巡道(高拱乾)、训导(李钦文)、巡台御史(张湄)；有拥有科名者，如进士(曹敬、丘逢甲、王必昌)、举人(周于仁、陈辉、李逢时、卓肇昌)、拔贡(黄学海)以及广文、茂才等。由于他们的经历、身份、文化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表现的内容和角度及思路也有不同，因而所涉及的主题范围

相当广泛,有关台澎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举凡台澎的地理、历史、人文、物产、民情都有不同的描述和反映。这对于了解台澎不失为可贵而翔实的资料。

二、《全台赋》中鸾赋的思想内容

所谓鸾赋,是祭时用以迎接神仙驾临而写的赋。传说鸾与鹤为仙人所乘,因称此类赋为鸾赋。庙宇堂观往往借醮祭迎神,以赋体之文宣扬仙佛之道,劝善戒恶。虽有道释宗教色彩,但亦渗透儒家的伦理道德,有益于教化。《全台赋》中,有鸾赋40多篇,作者多不详,但显系文人之作。

(一)设鸾堂

鸾堂,即为迎仙人之堂。《全台赋》中所见的堂名,有基隆正心堂、宜兰唤醒堂、宜兰碧霞宫、新竹奉劝堂、新竹赞化堂、苗邑崇德堂、苗南修省堂、竹南感化堂、飞凤山代劝堂、澎湖南寮醒心社文善堂、高雄光明社中庸堂、澎湖文澳乡从善堂、淡新回善堂、月眉乐善堂、凤邑诚心社明善堂等,都是各地借以宣扬道德、扬善戒恶的基点。有些宫堂还编辑文辞成卷,借文字广为宣传。如宜兰唤心堂编的《渡世慈航》、宜兰碧霞宫编的《治世金针》、新竹奉劝堂编的《挽世太平》、基隆正心堂的《挽世金篇》、新竹赞化堂编的《继世盘铭》、苗邑崇德堂编的《牖民觉路》、高雄光明社中庸堂编的《阅阅人心》等。从以上堂名和所编纂的书名看,无不以劝善戒恶、挽救世风和人心为标榜,亦可见此类鸾堂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和一定的社会意义,不能简单以封建迷信视之。在日据时期,当局实行“皇民化”政策,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横遭摧残,台湾人民不得不借宗教性活动,以坚持传统的美德和优良文化,以示不忘祖国。与其说是宗教性活动,毋宁说是一种隐蔽的斗争策略。

《基隆设鸾堂赋》先说明此堂是继“兰邑”和“竹郡”之后而开设的,而开设的目的是“济世又当施方”。鸾堂还集著金篇,金篇是“圣神作赋、仙佛吟成”集篇成卷的,其内容“悉是教人为善”。“移风易俗”。并明言此堂之设与金篇之出,是由于“方今人多沉溺,世每倒悬”。披沙见金,不难看出文中良好的出发点和愿望。《崇德堂赋》以“崇德”为标榜,说明人生于世,原本是“质赋真淳,心主忠信,性蕴义仁”,后由于“习俗染、物色因”而渐离本性,“丧天真”,“固有之良,遂剥丧于逸乐”。因此倡导要修道德,种福田。从而表明建崇德堂的目的,期望人们“须知补过而修功”,即使“远在九州,切莫知非而履错”。此文以孟子性善论为立足点,劝诫人们勿为不良习俗所迷,即使台湾远离九州,也要知非而勿履错,崇德修身。其中暗含固守中华优良文化道德传统的深意。《新枝重设兰阳赋》写宜兰建碧霞宫之事。宜兰未辟之时,“草木杨茂,禽兽并臻”,经过吴沙开发和郑维杰的继续经营,宜兰俗美风淳,

宛如桃花源胜景,但后来“风俗日趋日下”,“商图贪,士坏洁。男背义,女失节。四德皆亏,五常俱灭。事亲不过能养,交友莫能缔结”。因此建堂的目的是“欲作中流之砥柱,以挽既倒之狂澜”。奉劝人们“从兹恶事弗趋,善功独步”,“苦海虽曰无边,回头自然有路”。

《开堂著书赋》开篇就说明开鸾堂著金篇,是由于“人心波靡殆尽,世道陷溺难回。伦常乖舛,纲纪胥摧。以致频仍饥馑,迭降殃灾”。建堂目的是期望人们闻善勿忘、见仁必当、戒杀放生、修缮桥梁等等。许梓桑《继文德馨赋》亦写设鸾堂著金篇(《挽世金篇》)之事。称设堂是为了“大振神通,行宇宙,和衷共济”。著金篇是为了“能除万弊,鉴录谕生。犹如贤契,正喜文兴”。而金篇内容则“全谈正心修身,每训复礼克己”,等等。奉劝人们要“刻记盘铭,澡身浴德。穷理横经,学孔孟之书史”。

总之,设鸾堂著金篇,都是借请仙人训示世人,要为善去恶,修身崇德,以挽回颓靡世风。

(二)戒诸恶

《戒官绅赋》实际揭官绅之恶,戒人莫入公门,勿交势绅。赋中先揭露某些人喜欢生事发案,从中勾结衙丁包揽词讼,诱骗人起诉,并夸言可以胜诉,致使起诉者“不忍微仇”,“一字呈冤”却费了“花红万个”,终至“良田典卖,愈控愈缠,变成乞丐”。故赋中告诉人们“词讼切戒”。次揭某些家房族长,从诉讼中谋利,使起诉者“囊空费尽”,却“赢亏未卜,不见一官”。继揭某些士子书生,也从中“受财设计”,即使至好至亲,若“一日钱开不足,反间生嗔;若胜是他手段,心思爱我金银。逢输骂语来责”。作者在揭露这些情状之后,奉劝人们“勤耕艺业”,“公门莫入,衙役休邻,安分守己,勿交势绅”。总之,就是希望人“息讼”。《戒头人赋》则揭露批判那些恃权依势的“头人”。这种人在下士前震虎威,在长官前善狐媚,冠裳楚楚,却少器识,坐谈如将相,论事若王侯,因事图财,凌人恃势,思富且贵,贬正诬良,骄矜眷戚,欺压乡邻,“入公门而哀哀乞怜”,“出乡党则炎炎吐焰”。作者淋漓尽致地描画了其丑恶的情态,也无情地撕下了其无耻的面皮。并愤怒地指出此种人是“衣冠中之禽兽”,“名教中之罪人”,“害世良多”,“埋冤无数”。作者在揭露批判之后指出:这种人“曾亦知轻裘缓带,叔子之风度当师;羽扇纶巾,武侯之矜怀可步”。显然,期望他们效法叔子、武侯,改非就正,早树良好的风声。从而表露出此赋的主旨。

《戒洋烟赋》有两篇,都是戒人勿抽鸦片。前一篇载于宜兰唤醒堂之《渡世慈航》,后一篇载于《达化新编》。前篇指出鸦片来源:“原夫阿芙蓉之为害也,出自外洋,售于我台,名曰南池。”可使“俊杰沉湎,英贤英诚,壮士沉沦”。然而年轻人不知所戒,入花街往柳巷恃此排场,一染此毒,不仅伤人形骸,惟爱长眠。而且万顷良田不守,“囊空难贷”。更有甚者造成“妻儿反目,父母生恶,宾朋轻慢,亲戚弗顾”。总

之“一癮顿生，百病齐露”。于是赋后有诗告诫：“临堂作赋戒洋烟，子等深观立志坚。此物伤人兼败产，南池莫近免无钱。”后一篇主要论述鸦片的危害。先以“诸般中毒，无如阿片最伤；通类为害，莫过芙蓉独戕”开篇，继而言鸦片为害，渐诱人入癮，毒滞肝肠；上瘾之后消肌朽骨，缩形抬肩，欲罢不能，既不保命，又倾田产，更谈不上辅国持家。为此，作者规劝人们“回头早出迷途”。

有关戒烟花的鸾赋，《全台赋》中有三篇。《戒烟花赋》先说掷钱买笑、贪花的贻害，“既入迷途，难追后悔”，却有人“浮华是慕，不以色欲为戒”。揭示了作此文的缘由。接下写秦楼楚馆如何设迷魂阵引人入陷阱，无非是管弦之声和美人之色。继续述烟花之害：使人“良田尽费”，“三餐莫继，一物难赊”，而且“身陷于外缘，家安享长富”？结语则奉劝入烟花之场者“及早回头”。敦敦之语回应开篇之戒。《戒贪花赋》先写玉楼之女不仅“丽质天生”，而且“风流惯习”，因而能够诱人人游芳园，如痴如醉，肠断魂迷。然后规劝人们要遵“四勿”、“三无”之德，绝邪趋正，不迷花貌而求片刻欢娱。并从正面提出要“寡欲清心”，“居仁由义”，认为人若能如此，便不难走上圣贤之途。《戒烟花赌赋》系戒抽鸦片、嫖妓女和赌博三恶。首先说明三恶之因是“世运衰颓，民风残败”，以致“失正道而不惶，从异端而反快”。劝人必须早戒，作为全篇总摄。接下分述三恶的危害。鸦片虽来自外洋，招愆实由自己。久迷鸦片者，不仅壮体反孱，终至离妻卖子，立身无地。嫖妓则是“杀人利刃”，而奸淫乃诸恶之首。赌博不仅费尽钱财，而且生出争端，俨同陷入罗网，败坏尊卑规矩。因而文末再劝世人觉悟，勿亲三恶。指出“诗书内自有良田，名教中亦多雅趣”，期望人们要读书亲名教，以归正去邪。

《戒刀枪赋》先指出刀枪是“除暴锄奸”使“国泰民安”之利器，其大用途是“卫巨邦、护险塞、奠磐石、保关隘”。故“今日倚作干城，家国俱重”。而“昔时铸为农器”，戒作剑戟。作者感慨古今对刀枪用而不同：“古人原以护家园，今人籍以起风波。”今人以持刀舞剑逞血气，以称干比戈“恃豪强”。因而劝人慎重考量其利弊：“一生作恶，何如方寸保和？”并进一步劝导人们：“勿为恶，勿为强，勿相斗，勿相戕”，要和、忍和自爱。更要求为士者“贵深藏，处世能纯良”，终身戒用刀枪。“此乃保国安邦之资，莫同行凶作恶之事”。篇末说明作此赋是为了“淳淳而醒世”。见出其为矫正当时社会滥用刀枪之害的良苦用心。

《戒庸医赋》揭露庸医误人以至杀人，戒世人勿作庸医勿就诊于庸医。文前先总说庸医：“药性弗明，医书罔解”、“妄用药以疗人，不知所戒。”居然“好为医而惑世，罔觉其羞”。明白地揭出了庸医的特点。继而说明庸医的种种情状：一是闻声望色，不加审查慎思，便“心灵目快”作出诊断；二是不守医界古圣先贤之法，不熟读方书，“自命乎超庸”；三是“论证疏慵”，“罔别君臣佐使，风塞湿热”；四是不通脉理，“按实为虚，不辨弱强老少，认邪作正”，不识五行，不知六气；五是妄用方药，“阴弱阳衰，妄用岑连清火；表强里实，敢将姜付温肌”；六是盗名欺世，偶然治好了病人，